

卅

壽

枚

貶蕭瑀手詔

唐太宗

朕聞物之順也雖異質而成功事之違也亦同形而罕用是以舟浮楫舉可濟千里之川轅引輪停不越一毫之地故知動靜相循易爲務曲直相反難爲功況乎上下之宜君臣之際者矣朕以無明於元首期託德於股肱思欲去僞歸真除澆反樵至於佛教非意所遵雖有國之常經固弊俗之虛術何則求其道者未驗福於將來修其教者翻受辜於既往至若梁武窮心於釋氏簡文銳意於沙門傾帑藏以給僧祇

亡

殫人力以供塔廟及乎三淮沸浪五嶺騰烟假餘息於熊蹯引殘魂於雀鷲子孫覆土而不暇社稷俄頃而為墟報施之徵何其繆也而太子太保定國公瑀踐覆車之餘軌襲亡國之遺風棄公就私未明隱顯之際身俗口道莫辨邪正之心修累葉之殃源祈一躬之福本上以違忤君主下則扇習浮華往前朕謂張亮云卿既事佛何不出家瑀乃端然自應請先入道朕即許之尋復不用一迴一惑在於瞬息之間自可自否變於帷展之所乖棟梁之大體豈具瞻之量

乎朕猶隱忍至今瑀尚全無悛改宜即去茲朝闕出牧小藩可商州刺史仍除其封

紀昀曰宋胡寅崇正辨專為闢佛而作每條先引釋氏之說于前而辨正于後然佛之患在于以心性微妙之詞汨亂聖賢之學問故不可不辨至其經典荒誕之說支離矛盾妄謬灼然皆所謂不足與辨者必一一較其有無是亦求勝之適以自褻矣國朝孫承澤明辨錄取諸儒闢佛之言彙載成帙顏元存人編前二卷一名喚迷途皆以通俗之詞勸諭僧尼道士歸俗及戒儒者談禪愚民尊奉邪教三卷明太祖釋迦佛贊解四卷張鼎彝毀念佛堂議吳肅公廣祀典議力闢二氏及諸淫祀

校過

過

校過

梁章鉅曰生財之道不外開其源與節其流今日財源之竭甚矣雲南之銅年年缺產何況金銀則

多用佛事之尤

惟有節其流而已而今日之耗金銀且愈甚即如
豪家器皿無不用銀者矣然猶有銀存也乃至以
中國之銀易外洋之物而一去不復返矣然猶有
物存也乃至以中國之銀易外洋之錢而暗中之
耗不可問矣其相傳洋銀銷後二成銀乃至以中國
之銀易外洋之鴉片而耗中之毒愈不可問矣且
不但銀也婦人之首飾無不用金者矣然亦猶有
金存也乃至佛像之塗飾寺觀之裝修日費一日
矣甚至店面之招牌用之門樓用之人家之門匾
用之廳聯用之吉事之屏幛用之凶事之聯軸又
用之畫家之設色用之書家之牋絹聯筆又用之
一銀器也有帖金又有鍍金一漆器也有描金又
有堆金一蟒袍也有蹙金又有織金蓋今日民間
之耗金較之耗銀為尤甚也昔宋太宗問學士杜
鎬曰兩漢賜予黃金不若後代遂為難得之
貨何也對曰當黃金事未興故金價甚賤耳日知
錄歷考古來用金費如吳志劉繇傳管融大起
浮屠祠以銅為人黃金塗身衣以錦采何姬傳注

俞

引江表傳孫皓使尚方以金作華燧步搖假髻以
千數合宮人著以相撲朝成夕敗輒出更作魏書
釋老志興光元年於五級大寺內鑄釋迦立像五
各長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萬斤天安中於天
宮寺造釋迦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萬斤黃金
六百斤齊書東昏侯本紀後宮服御極選珍奇京
邑酒租皆折使輸金以爲金塗猶不能足唐書敬
宗紀詔度支進銅三千斤金薄箔十萬翻修法
思院新殿及昇陽殿圖幛五代史閩世家王昶起
三清臺三層以黃金數千斤鑄寶皇及元始天尊
太上老君像宋眞宗作玉清昭應宮費棋欒楹全
以金飾所費巨億萬金史海陵本紀宮殿之飾徧
傅黃金而後間以五采金屑飛空如落雪元史世
祖本紀建大聖壽萬安寺佛像及窗壁皆金飾之
又繕寫金字藏經凡糜金二千二百四十兩此皆
耗金之事然猶不過宮殿寺觀之用未至如今日
民間之踵事增華也今欲逐事逐物而禁之則不
勝其擾竊謂但嚴金箔金泥之禁則其弊亦當以

三三 詔 蕭瑀

漸而輕金一為箔即不可以復為金泥由箔而成無箔則泥無所出考南齊書武帝紀禁不得以金銀為箔宋史真宗紀大中祥符元年亦曾申明此禁仁宗紀康定元年禁以金箔飾佛像哲宗紀元祐二年禁私造金箔劉庠傳仁宗外家犯銷金法庠奏言法行當自貴近始從之金史世宗紀大定七年七月禁服用金絲其織賣者皆抵罪元史仁宗紀至大四年禁民間製金箔銷金織金此皆載在史冊倘仿而行之則亦節流之一端且未必無裨於風化也

袁枚隨園隨筆通鑑以迎佛始于漢明按正字通引帝王世紀秦時西域沙門寶利房聘秦始皇囚之房竟飛去漢書武帝得西域祭天金人置甘泉禮拜皆佛之先聲又大事記以漢哀帝元壽元年

氏

月氏使者伊存口授弟子秦景浮圖經為佛入中國之始拾遺記尸羅朝周穆王左耳出青龍右耳出白虎則更在前矣 三國志窄融為廣陵都督起浮圖以銅為人黃金塗身衣以錦采疑為佛像之始然華陽國志文翁守蜀造講堂作石室安帝時列火為災獻帝興平元年太守高朕復造周公禮殿全蜀藝文志云二人博有石像石室中有孔子坐像其坐斂時回後屈膝當前少十二弟子侍于兩旁此後世廟像之始也隸續載孔子見老聃

畫像弟子侍者一人車上一人又金鄉山司隸校尉魯君家有石祠四壁青石隱起皆刻古忠臣孝子烈女之像載水經注顏魯公書東方朔畫像記後跋云捏素爲之霍去病得休屠祭天金人以歸則是外國所爲非中國也

顧炎武日知錄晉許榮上疏言臣聞佛者清遠元虛之神今僧尼往往依傍法服五戒麤糲尙不能遵而流惑之徒競加敬事又侵漁百姓取財爲惠亦未合布施之道也雒陽伽藍記有比丘惠凝死

去復活見閻羅王閱一比丘是靈覺寺寶明自云出家之前嘗作隴西太守造靈覺寺成棄官入道閻羅王曰卿作太守之日曲理枉法劫奪民財假作此寺非卿之力何勞說此付司送入黑門此雖寓言乃居官佞佛者之箴砭也 梁武帝問達磨曰朕自卽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答曰竝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答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在彼瀆中已有能爲是言者 宋明帝以故第爲湘宮寺

備極壯麗欲造十級浮圖而不能乃分爲二新安
太守巢尚之罷郡入見上謂曰卿至湘宮寺未此
是我大功德用錢不少通直散騎侍郎虞愿侍側
曰此皆百姓賣兒貼婦錢所爲佛若有知當慈悲
嗟憫罪高浮圖何功德之有古之聖人所以教
人之說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職在灑掃應對進退
其文在詩書禮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處去就交
際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罰雖其和順積中
而英華發外樂記亦有體用之分然竝無用心於內

之說自老莊之學行於戰國之時而外義者告子
也外天下外物外生者莊子也於是高明之士厭
薄詩書以爲此先王所以治天下之糟粕而佛氏
晚入中國其所言清淨慈悲之說適有以動乎世
人之慕嚮者六朝諸君子從而衍之由清淨自在
之說而極之以至于不生不死入于涅槃則楊氏
之爲我也由慈悲利物之說而極之以至于普度
衆生超拔苦海則墨氏之兼愛也天下之言不歸
楊則歸墨而佛氏乃兼之矣自由清淨起至此其
從沈氏校本增

傳浸盛後之學者遂謂其書為內典

內典字見冊府元龜引唐

會要開成二年二月王彥進準宜索內典目錄十二卷

推其立言之旨不將

內釋而外吾儒乎夫內釋而外吾儒此自緇流之

語豈得士人亦云爾乎 褚少孫補滑稽傳以傳

記雜說為外家是以六經為內也東漢儒者則以

七緯為內學六經為外學

後漢書方術傳自是習為內學注內學謂圖讖

之書也其事秘密故稱內

逸民傳博通內外圖讖

之文一歸之性與天道不可得聞

後漢書桓譚傳天道性命聖人

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可得聞指謂讖記

而今百世之下曉然皆悟

其非今之所謂內學則又不在圖讖之書而移之

釋氏矣 唐書李叔明為劔南節度使上疏言道

佛之弊請本道定寺為三等觀為二等上寺留僧

二十一上觀道士十四每等降殺以七皆擇有行

者餘還為民德宗善之以為可行之天下詔下尙

書省議已而罷之至武宗會昌五年併省天下寺

觀敕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

天下節度觀察使治所及同華商汝州各留一寺

分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八下等五

白

人凡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
百人大秦穆護祇僧二千餘人而有明洪武中亦
稍行其法 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學佛北方士
大夫晚年多好學僊夫一生仕宦投老得聞正宜
進德修業以補從前之闕而知不能及流於異端
其與求田問舍之輩行事雖殊而孳孳爲利之心
則一而已矣宋史呂大臨傳富弼致政於家爲佛
氏之學大臨與之書曰古者三公無職事惟有德
者居之內則論道於朝外則主教於鄉古之大人

山言錄

振

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成己以成物豈以
位之進退年之盛衰而爲之變哉今大道未明人
趨異學不入於莊則入於釋疑聖人爲未盡善輕
禮義爲不足學人倫不明萬物顛顛此老成大人
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孤起壞俗若夫移精變
氣務求長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之所
好豈世之所以望於公者弼謝之以達尊大老而
受後生之箴規良不易得也

孫星衍三教論古道家之書與儒家並傳至衛元

尚撰齊二教論七卷乃以釋氏比于儒道隋李士
謙荅客問二教至有佛日道月儒五星之語孟子
云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前人之闢浮屠
止謂其無君臣父子與禍福不驗而未究其傳述
之本不足以祛世俗之惑考儒書有伏羲易象堯
舜典謨及周禮繫辭皆先聖所自著道家內經本
草或後人增益至道德經莊子實由聃周手定具
有微言惟釋氏後出僻在西域無文字僅借翻譯
以傳其教攝摩騰鳩摩羅什諸人又非中土名士

士

生

縱佛行高深亦未必能得其旨要世人妄尊其學
比于儒家道家之言亦已過矣後漢書襄楷稱老
子爲浮屠則佛卽道家支流魏收釋老志稱劉歆
著七畧班固志藝文釋氏之學所未會紀又稱釋
迦生時當周莊王九年春秋魯莊公七年夏四月
恒星不見夜明是也按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魯莊
公七年爲周莊王十年此則魏收之誤至內典以
春秋經恒星不見附會佛生之夕佛生有夜明之
瑞魯莊已前史不書恒星不見是古無佛也古無

佛則釋迦之道何所傳道無所傳則前無聖也史記匈奴傳稱驃騎將軍擊匈奴破得休屠祭天金人釋老志以爲佛道流通之漸張守節謂金人卽今佛像是其遺法立以爲祭天主也以此知佛像自漢武時始入中國而無其教後漢書西域傳云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象焉楚王英始信其術中國頗有奉其道者以此知釋

教至後漢時始行于中國天地之道東仁西義東方積柔順之性故有君子不死之國西方積金剛之性故浮屠斷欲去愛之教興焉五行之道仁可過也而義不可過是以孔子欲居九夷而釋教則爲風氣之偏王化之所不到所謂天地之大人猶有憾宜其出在叔季之世春秋已前無其法也佛者于文爲彷彿之義袁宏漢紀云覺也如來者謝靈運金剛般若經注云諸法性定理無乖異謂之爲如會如解故名如來是佛本無姓名又內典所

云菩薩者卽菩薩字玉篇以菩爲香草音蒲又以蒲頭有臺臺上有重臺臺中出黃卽蒲黃薛者卽檠省文尙書云顛木有由檠皆言善心之萌芽故亦謂之菩提釋典依聲解謂普濟非也釋迦者迦俗字文當爲茄又有迦葉佛言如莖葉之輔菡萏据所見彼國植物而言又曰牟尼曰比丘則竊儒家孔子名字以爲重皆虛無其人是莊子寓言司馬相如烏有先生亡是公之類而世俗顧信奉之大以爲神其愚甚矣昔楊子雲不讀非聖之書佛

果聖人當著書以傳其教而范蔚宗西域傳贊云莫有典章是彼國無文字惟法苑珠林載昔造書之主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日佉盧其書左行少者倉頡其書下行佛出旣在春秋之世佉盧何人所紀何事乃與倉頡同生委巷之談不足置辨今釋氏書方托倉頡以傳佉盧之字安在乎佛經最古者則有四十二章經漢攝摩騰所譯魏收釋老志稱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天月氏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中土未之信了

氏

也後孝明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
天竺愔又得佛經四十二章經緘于蘭臺石室括
地志稱王舍國小姑石上有石室者佛坐其中天
帝釋以四十二事問佛佛一一以指畫石其跡尙
存神僧傳稱移都寇亂江左惟四十二章經今見
在可二千餘言漢地見存諸經惟此爲始也按後
漢書襄楷有云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
天神遺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其語皆出
此經知其書是漢人傳本其第一章云凡人事天

地鬼神不如孝其二親二親最神也今俗本或削
其語當由釋氏惡其義近儒書而去之自後秦北
魏以來翻譯諸經詞愈繁而旨愈淺至唐尤尙釋
典連篇累牘有顏之推屋下架屋之譏大抵沙門
以釋教爲游說之資文士之失職者又從而緣飾
附會其事其道以布施取利以地獄怖民及一切
生天成佛之念大與般若經所惡貪嗔癡者相背
是其書并不得比于道家吐納之術黃白之方猶
傳古法其視儒書更不可同年而語明矣今儒家

欲知聖道上則考之周公孔子作述之書次則漢儒傳經之學又次則爲唐人疏釋最下則宋人語錄及後世應舉之文若以攝摩騰所譯之經擬之康成箋注或有微言大義其餘釋典僅比于唐宋人之注儒書而世人顧以素食誦經猥云佛法在是何異執應舉之文以求周公孔子之道乎 國家近征烏斯藏卽唐西吐蕃或得番衆帖門夷符以示予文卽梵書譯其咒了無意義至其地者亦言風土穢惡無復清淨佛國亦無高行沙門信乎

佛之教中國好事者增飾成之聰明俊偉之士不見釋迦之書與佉盧之字可不必以釋氏之學爲祕妙矣 釋氏書最古者有漢時所譯佛說四斗

二章後頗增改其文不類次則佛遺教帖傳爲王右軍書集古錄以爲唐人然文義古質得儒書精義遠出金剛楞嚴諸佛書上蓋譯時在魏晉前也遺教以不畜積不安置田宅及戒顯異惑衆而進之以有媿恥求精進修智惠皆異乎後世之爲禪學者釋氏戒貪嗔癡人有財而求其布施非貪乎

由

詞子

金剛怒目地獄變相非嗔乎人十月而生不能滿百妄冀成佛生天非癡乎唐以來僧衆談空其流愈失與遺教之旨大違異且遺教爲釋迦臨終口授之詞子遊關中至蓋屋蓋有老聃墓云

姚瑩曰堯舜以前至三皇之世則又有包羲女媧神農以至黃帝顓頊高辛諸聖人矣三皇以上至天地開闢吾不知其幾千萬年也然最初有盤古氏之名矣若無懷葛天諸君未嘗不尙存于傳記也彼毘婆尸以前豈獨無天地世數乎則何必無

華光以下之九百九十八人哉儒者不談荒遠故孔子刪書自堯舜始非謂堯舜以前無聖人也若庖犧神農黃帝則見于繫辭矣釋氏既不厭爲荒渺之談其有傳記與否吾不得而知固不可以吾儒之不傳謂彼不當傳也儒者推世運之數如春秋元命苞言天地開闢至魯哀公獲麟之歲凡三百二十六萬七千年命歷敘云二百六十七萬六千年分爲十紀易乾鑿度云十紀合二百七十六萬年每紀二十七萬六千年列子楊朱云伏羲至

今三十餘萬歲帝王世紀云自天地開闢人皇以
來迄魏咸熙二年凡二百七十二代積二百七十
六萬七百四十五年所說不同大約不甚相遠也
世儒以其緯書私記而不信若漢律歷志云上元
至伐桀之歲十四萬一千四百八十年則見于正
史矣而邵子皇極經世斷以天地之始終止十二
萬八千年則出于大儒矣夫吾儒之云世者即彼
教之所云劫耳彼所云成住壞空轉輪增減者亦
何必不猶吾儒之元會運世章部紀元者乎其人

依然有死有生有少有老過去者猶吾之謂既往
耳現在者猶吾之謂今日耳未來者猶吾之謂後
世耳中國有孔子著書講學服其教者不知幾千
萬億也彼國有釋迦說法勸世服其教者又何必
不幾千萬億乎世以爲怪而妄之者是不辯其理
之是非惟其事之有無也如實有其事則將從之
乎吾以爲怪而妄之不若不怪而聽之也惟吾不
以爲怪則雖有其事莫之惑矣雖然有說焉夫亂
臣賊子奸兇淫惡暴虐貪殘者此儒者之所惡也

聖人立法思以化之而已釋氏者亦將以化夫此輩者也彼西方者無禮樂詩書之教道德仁義之意惟以殺奪爲事強凌弱衆暴寡兇淫殘忍不可勝言矣自釋氏之徒出以其地獄因果三生之說教之勸化癡愚摧滅魔怪于是西方之人有所悔懼此其爲功于彼甚大與孔子之救中國一也中國自三代而下先聖之道或存或亡其大經大法所以維繫乎綱常名教者徒以使人知善善惡惡有所勸戒而已若仁義道德之微身心性命之奧

非聰明睿知不足以知之不能責諸愚夫婦也去古逾遠風俗人心日壞傲狠頑淫爭鬪殺中國之去蠻夷幾何矣又濟之以巧詐深文博學強辯三綱五常之說皆習聞而厭聽之于此有人焉獨以其地獄因果之說進言之鑿鑿怵目洞心使兇淫殘狠之人皆同心而聽命當斯時也爲吾儒者方深憂之不暇乃必以其人非儒力破其說而爭驅逐之乎世有好醫者黃帝岐伯之書神農本草之經少而研習究古方不遺餘力已而室中人病

山言錄
投以劑不效有粥奇方者過室人就試之一服而
愈人皆往慶之此醫獨大怒以爲非古方不自己
出也亦可謂迂矣世之攻二氏者何以異此然則
二氏不可攻乎曰曷爲其不可攻也彼黃冠羽衣
燒鍊鉛汞以求飛昇金闕瓊樓妄撰奇異以眩耳
目禹步咒水造作符籙以爲妖邪者老氏之罪人
也造塔建寺刺臂寫經靡費金帛妄希福利口語
機鋒高座說法誑惑士女陰爲姦利遺棄骨肉蔑
絕天倫一切言空不行實事若此者亦釋氏之罪

人也

錢大昕曰嗚呼始爲輪迴之說者誰乎其欺天誣
神驅斯世而入于禽獸者乎夫天地之生人與生
物同而人獨靈于萬物者以其有人倫也五倫以
孝爲先人無愚不肖未有不愛其父母者以其身
爲父母之身也故終其身而不敢忘父母自有輪
迴之說而有今生之身有前生之身又有前乎前
生之身推之至于無可窮皆卽我之身卽各有父
母身死之後又有來生之身又有後乎來生之身

亦推之至于無可窮亦卽我之身而又各有父母
於是乎視父母如路人不以爲恩而轉以爲累必
出家學佛而後可免于輪迴之苦此其惑人計甚
狡而言甚巧矣而人之習其教者昧其可孝可弟
之心甘爲不孝不弟之事靡然從之千有餘年而
不悟可不爲大哀乎夫生死者人之常猶草木之
春榮秋落也形神合而有身若色香合而爲花未
聞花落而香留安得身亾而神在自衆庶悔生方
士以長生誘之久而不驗釋氏後入中國乃謬悠

其詞以爲形有去來神無生滅不受吾法卽墮輪
迴之苦驟聽之似亦導人爲善而不知其教人以
不孝不弟之爲禍烈也或曰神氣歸于天形魄歸
於地形與神旣非一物則神亦可不滅曰始死之
際魂魄相離雖有升降之殊終無久而不散者先
王知鬼神之情狀故制祭祀之禮使有所歸而不
爲厲承祭者必其子孫子孫與祖父氣相嬗也非
其族弗祭氣不屬也若如釋氏所言昔爲張甲之
父今爲李乙之子風馬牛不相及矣何以祭爲易

傳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禍福皆人所召而作不善者禍及其身甚則及其子孫感應之理昭然可信也今其言曰前生作惡今生受苦是張甲之惡移禍於李乙之家偵到孰甚焉此非導人爲善乃勸人爲惡耳且輪迴之權誰實司之將穹蒼自主之耶抑將設官分曹具簿籍置胥徒一一校其違失視下界官司繁劇且百倍耶此其說難以欺三尺童子而世之粗讀儒書者亦或妄聽而深信之是誠何心哉先儒言老氏

近於楊釋氏近於墨以予觀之釋氏亦始終爲我而已惡觀所爲兼愛者彼其棄家而學道并父母亦不暇顧而唯求己之不入輪迴是視己重於父母也就使果證上乘亦唯一已得大自在於衆生何與焉一生受人供養自覺素餐乃借普度衆生爲辭以誑惑檀越詭言兼愛實則爲我也楊之爲我不肯損己以利天下而釋則并取天下之利墨之兼愛猶曰施由親始而釋則冤親平等是其害尤甚于楊墨也聖賢之求道以明人倫也棄人倫

天

以求道則非吾所謂道聖賢之存心存其孝弟之心也舍孝弟以言心則非吾所謂心人生天地間只有見在之身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身存則道存身沒則名存名存道亦存也前生後生於吾何與安有輪迴之患哉本無輪迴而輒自恐怖是爲妄想以輪迴恐怖人是爲妄言茂倫之人天所不祐忘親而求免墮落乃真墮落也雖日談心性奚益且夫田鼠爲鴛鴦入大水爲蛤物或有之唯人獨否人所以異於禽獸也自有輪迴之說而人且

入于畜生矣畜生亦轉而爲人矣人雖甚不肖豈有甘心儕于禽獸者禽獸知母而不知父出家者并父母而遠之其知識亦何異於禽獸哉吾故曰是不足與深辨也去其輪迴之想可矣 列子天瑞篇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釋氏輪迴之說蓋出於此列子書晉時始行恐卽晉人依託 晉書何充傳性好釋典崇修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糜費巨億而不吝也親友至于貧乏無所施遺以此獲譏于世于時郗

情及弟曇奉天師道而充與弟準崇信釋氏謝萬
譏之云二郝諂于道二何佞于佛王坦之與沙門
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便要先死者當報
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惟
當勤修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坦之尋亦
卒坦之殷仲堪少奉天師道又精心事神不吝財
賄而怠行仁義嗇于周急及桓元來攻猶勤請禱
仲堪王氏世事張氏五斗米道疑之彌篤孫恩之
攻會稽寮佐請為之備疑之不從方入靖室請禱

出語諸將曰吾已請大道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

不設備遂為孫恩所害

王羲之傳

郝愔事天師道子超

奉佛

郝超

杜子恭世傳五斗米道

南史杜京產傳

當時士

大夫好尚迂怪如此此晉之所以日衰也王導江
左夷吾而世說載其拜揚州刺史過胡人前彈指
云蘭閣蘭閣導之孫珣珉以法護僧彌為小字珣
又捨宅為寺則王氏亦好佛矣

顧炎武曰知錄唐書李叔明為劍南節度使上疏
言道佛之弊請本道定寺為三等觀為二等上寺

留僧二十一上觀道士十四每等降殺以七皆擇
有行者餘還爲民詔下尙書省議已而罷之至武
宗會昌五年始用其言併省天下寺觀而有明洪
武中亦稍行其法

請廢佛法表

傅奕

臣奕言臣聞犧農軒頊治合李老之風虞夏湯姬政
符周孔之教雖可聖有先後道德不別君有沿革治
術尙同竊聞八十老父擊壤而歌十五少童鼓腹爲
樂耕能讓畔路不拾遺孝子承家忠臣滿國然國君
有難則殉命以報讎父母有疴則終身以侍側豈非
曾參閔子之友庠序成林墨翟耿恭之儔相來羽翊
乃有守道含德無欲無求寵辱若驚職參朝位荆山
鼎上攀附昇龍緱氏壇邊相從駕鶴瑤池王母之使

校過

具禮來朝碧海無夷之神周行謁帝所以然者當此之時共遵李孔之教而無胡佛故也自漢明夜寢金人入夢傅毅對詔辨曰胡神後漢中原未之有信魏晉夷虜信者一分笮融託佛齋而起逆逃竄江東呂光假征胡而叛君跼立西土降斯已後妖胡滋盛太半雜華搢紳門裏翻受禿丁邪戒儒士學中倒說妖胡浪語曲類蛙歌聽之喪本臭同鮑肆過者失香兼復廣置伽藍壯麗非一勞役工匠獨坐泥胡撞華夏之鴻鐘集蕃僧之偽衆動淳民之耳目索營私之貨

賄女工羅綺剪作淫祀之旛巧匠金銀散雕舍利之塚杭梁麩米橫設僧尼之會香油蠟燭枉照胡神之堂剝削民財割截國貯朝廷貴臣會不一悟良可痛哉伏惟陛下定天門之開闔更新寶位通萬物之迤否再育黔黎布李老無爲之風而民自化執孔子愛敬之禮而天下孝慈且佛之經教妄說罪福軍民逃役剃髮隱中不事二親專行十惡歲月不除奸僞逾甚臣閱覽書契爰自庖犧至於漢高二十九代四百餘君但聞郊祀上帝官治民察未見寺堂銅像建社

孔

面

正宣錄

寧邦請胡佛邪教退還天竺凡是沙門放歸桑梓令
逃課之黨普樂輸租避役之曹恒忻效力勿度小禿
長揖國家自足忠臣宿衛宗廟則大唐廓定作造化
之主百姓無事為犧皇之民臣奕誠惶誠恐謹上益
國利民事十有一條如左謹言武德四年六月二十

一日上

按益國利民事十一條其文已佚惟釋氏書
所引尚存梗概謹哀集於後一曰眾僧剃髮

染衣不謁帝王違離父母非忠孝者夫父母之體不
可毀傷何故沙門剃髮去鬚反先王之道失忠孝之
義易曰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此則陰陽父子天地大
象不可乖也今衛壯之僧婉變之尼失禮不婚仇匹
內通衣形外隔天胎殺子違禮逆天滅損戶口不亦
傷乎今佛家違天地之化背陰陽之道未之有也請

僧尼六十已下簡令作丁則兵強農勸尋老子至聖
尚謁帝王孔某聖人猶跪宰相况道大無取德義未
隆下忽公卿抗衡天子如臣愚見請同老孔弟子之
例拜謁王臣編于朝典者二曰西域胡旦末國兵三
百二十人小宛國兵二百人戎盧國兵三百人渠勒
國兵三百人依耐國兵三百五十人郁立師國兵三
百三十一人單相國兵四十五人孤胡國兵四十五
人凡八國胡兵合有一千八百九十一人皆得紹其
王業據其土地自相征伐屠戮人國況今大唐丁壯
僧尼二十萬眾共結胡法足得人心寧可不預備之
哉三曰諸州及縣減省寺塔則民安國治者蓋聞釋
迦生於天竺修多出自西蕃名號無傳於周孔功德
靡稱於典謨實遠夷所尊敬非中夏之師儒廣致精
舍甲第當衢虛費金帛福利焉在西域胡人因泥而
生是以便事泥瓦塔像今猶毛臊人而獸心道人
土臬驢騾四色皆是貪逆之惡種佛是妖魅之氣寺
是淫邪之祀由妖胡虛說造寺之福庸人信之爭營
寺塔小寺百僧大寺二百以兵率之五寺強成一旅

正宣錄 請廢佛法表

二二

老

總計諸寺兵多六軍侵食生民國家大患寺饒僧眾
 妖孽必作如後趙沙門張光後燕沙門法長南涼道
 密魏孝文時法秀太和時惠仰等並皆反亂自餘凶
 黨至今猶在請必除蕩用消胡氣浹旬之間宇宙廓
 清維是寺舍請給孤貧民無宅義士三萬戶州惟
 置一寺草堂上塔以安經像遣胡僧二人傳示胡法
 銷像而絕鑄貨泉可以無損毀經以禁繕寫廢僧
 以從編戶竊謂益國利人與家多福也四曰僧尼衣
 布省齋則貧人不饑蠶無橫死者臣聞佛戒僧尼糞
 除衣五綴鉢望中一食獨坐山中清居禪誦此佛之
 章法也若殺蠶作衣佛戒不許今則知佛理虛故生
 違犯五曰斷僧尼賸貯則百姓豐滿將士皆富禮佛
 不得尊豪設齋不得富貴六曰帝王無佛則大治年
 長有佛則虐政祚短者自庖犧已下爰至漢高二十
 九代父子君臣立忠立孝守道履德生長神州得華
 夏正氣人皆淳朴以世無佛故也秦起秦仲三十五
 世六百三十八年漢明之時佛法始來有之為損無
 之為益故未有佛法之前人皆淳和世無篡逆佛法

來到多興悖亂天道無親頓成虛闡禍淫福善胡其
 爽歟因何損替者翻享遐齡崇道者無終厥壽計應
 蘊福延慶積惡招殃何乃進退矛盾情狀皎然去取
 自乖若為酬對七曰封周孔之教送與西域而胡必
 不肯行八曰海內勤王者少樂私者多乃外事胡佛
 內生邪見剪剃髮膚迴換衣服出臣子之門入僧尼
 之戶立謁王庭坐看膝下不忠不孝聚結連房且佛
 在西域言妖路遠捨親逐財畏壯慢老重富強而輕
 貧弱愛少美而賊者年以幻惑而作藝能以矯誑而
 為宗旨然佛為一姓之家鬼也作鬼不兼他族豈可
 催驅生漢供結死夷賤此明珠貴彼魚目違離嚴父
 而敬他人何有跪十箇泥夷而為卿相置一盆殘飯
 得作帝王據佛邪說不近人情欲求忠臣孝子佐世
 治民惟孝經一卷老子二篇不須廣讀佛經佛滑稽
 大言不及旃孟奢侈造作罪深桀紂入家破家入國
 破國者九曰隱農安近市廛度中國富民饒者十曰
 帝王受命皆革前政者十一曰直言忠諫古來出口禍
 及其身者

校過

白

案奕相州鄴人隋開皇中以儀曹事漢王諒高祖
踐位召拜太史丞遷太史令貞觀十三年卒年八
十五

俞正燮道笑論廣宏明集辨惑篇云周天和五年
甄鸞上笑道論五月十日羣臣詳議以爲傷蠹道
法卽于殿廷焚蕩法苑珠林則盛誇其書今僧徒
私寶之書不可滅故道家聊笑焉笑道論曰文始
傳云老子與尹喜遊天上入九重曰門天帝見老
便拜老便命喜與天帝相禮道家笑曰廣宏明集

造吳書云闕澤對吳主若以孔老與佛比方孔老
二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設教天法奉行不
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與道爭奇至謂天有
不敢可云奇特又言天帝供養釋種稽首頂禮生
集沙門不拜王者已是亂民今復死傲天帝豈非
狂鬼混沌之談七情不備竟無懼心良可笑也笑
道論曰臣就觀學先教臣黃書合氣之法三五七
九男女交接之道四目四鼻兩口兩舌兩手兩心
正對陰陽法二十四氣之數行道

依辨正論出道
謬僞篇引較詳

兜告

道家笑曰就寺披經尤堪撫掌大集經有函云賢

劫初大三摩多夫人貪欲驢根出見就之生子觀

佛三昧經云佛出身根繞須彌山七匝又云佛化

人與淫女妙意行于世事乃至六日纏綿不已大

威德陀羅尼經云佛告阿難如一婦人以千數丈

夫受欲果報不可令其知足有五疽蟲尸在陰道

中常惱彼女令其動作樓炭經叨利天品云兜率

天相牽手他化自在天念淫即成立世論云諸天

以泄氣爲樂佛避女色止畏衰相既不敢淫又欲

泄氣與淫女合即云非違何取握固六周旦昏劉

晝傳奕人俱通雅挾僧隱私言僧尼不昏天胎殺

子道譬狼餐釋乃鼠竊食慕嗔螫良可笑也笑道

論曰文始傳云道生東方爲木男也釋生西方爲

金女也案金克木官鬼爲夫佛應是男道乃爲女

道家笑曰循檢後漢佛書初入中國即有彌勒爲

女身經轉女身菩薩經後漢失譯唐智深開元釋教錄猶載其目佛本

是女是好女子何勞深諱甄鸞所案星命偏詞道

家所依天下通義孔子元辰經蕭吉五行大義云男立命

上言金
上言金

于寅女立命于申陰能損陽故金克木若言官鬼
為夫則是專論女人年命古用六字以太歲言五色取間箕
畢從好木八誠女金九誠男然金四嫁丙豈得非
女又日生于東是為陽宗月生于西是為陰宗盛
德在木春冬為陽盛德在金秋西為陰道不違天
就居男位天不違佛乃生西方鸞不明理使陰陽
錯良可笑也笑道論曰佛書南無是為梵語道言
西金畏火南方無佛又言胡王以老子南化天竺
乃稽首稱南無佛道家笑曰歸命還音應云曩膜

此方學者不習番言南無之文解之失指僧徒本

意強取南無以示希有亦未得也和尙桑門亦是

番名苾芻苾芻夷優婆夷是此夷字今作尼者亦僧徒妄誕之證本有正

音今則比邱比比邱尼忽飾華文上比孔聖自是志

高還譯語佛殆將不曉不夷不夏名號無稽良可

笑也笑道論曰老子化胡老子妻憤陀利為釋迦

佛又尹喜等為佛使罽賓國一時五佛頓出道家

笑曰清淨法行經法苑珠林云佛遣三弟子儒童菩薩

為孔子光淨菩薩為顏淵摩訶迦葉為老子空寂

胡

所聞經辨正論辨正云迦葉為老子須彌四域經辨正論辨正云

應聲大士為伏羲吉祥菩薩為女媧佛生年有限
不聞上及伏羲女媧下及孔子顏淵五佛同時可
云老作萬年各聖定非佛遣佛家宏旨感見不定
則道遣五佛即是禪會鸞譏頓出識等醯雞又老
子化胡後漢襄楷已明言之其時佛法初至中國
語必不虛又為女身經轉女身經後漢不譯殆諱
憤陀利事魏書于闐傳云比摩寺是老子化成
佛之所西域自言佛是老子所化甄鸞不達乃復

笑之不成笑道正是謗佛小辨失據良可笑也笑
道論曰化胡經云佛法上限三十三天不及道家
八十一天是為道妄道家笑曰天運九重位分九
野以九乘九八十一天邃古妙義三十三天出何
典記道藏靈書經大羅是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
十五重天之上天此則用五對三與釋同妄又據
佛談某天有欲某天無欲廣撰譎言良可笑也笑
道論曰文始傳云日月直度各二千里迴六千里
直迴二率不應道家笑曰起世經因云日月天子

身分光明形服瓔珞日日轉側大集經云有一聖
 人名大威德語驢之子謂此昴宿其姊所生所言
 日月不曉光由又使昴宿橫添丈人又云大星宿
 其數有八五星日月羅候日月為星既昧日生之
 義至于羅候更不光明曾此不知又何為教樓炭
 經積云大星圍七百里中星四百八十里小星二
 十里增一阿含經空字云大星一由旬三十小星
 二百步瑜珈論性云大星十八拘盧舍一拘盧舍
 五中星十拘盧舍小星四拘盧舍文始言三千里
得牛鳴聞

三乃二誤積畫偶加鸞持作笑及覽僧譯如瞽談
 天忽大忽小日被瓔珞星似親眷良可笑也笑道
 論曰道士威儀俱襲僧舊方丈三洞名亦釋餘道
 家笑曰道教中元施食事由元都大會釋家自論
 博也月不合中憲日月乃言七月十五日連面然
 別生典故觀施小利便背佛憲後又傳譌婆那作
 盆倒懸為盜見一切襲用中元明是道士餘談盆
 混婆那豈非室如懸磬觚卻不觚釋將非釋良可
 笑也老子化胡經十卷實晉宋間撰與裝松之同

非衣

棄

校過

面

時松之注三國志用其說而託言魏明帝作序唐

萬歲通天時僧惠澄請毀之而秋官侍郎劉汝璿

證經非偽今檢化胡經十二戒云戒之勿罵詈言

當禁咒舌戒之勿恚怒心懟當莫發實中其弊乃

僧徒葉外歸內廣宏明集正破邪甄正原人諸論

十門辨惑佛道論衡法苑珠林辨偽錄嗔妒忿戾

無復道心就鸞笑稍討比對使道伸眉爾又僧徒

向文考宏明集宋宗炳明佛論一名神不滅論引

劉向列仙傳序云七十四人在于佛經又云佛為

黃而夫子其言欲證佛在劉向前時劉義慶世說

注亦引劉子政列仙傳云列觀百家之中以相檢

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故

撰得七十可以為多聞博識者退覽焉梁僧佑宏

明論引漢元之時劉向序列仙云七十四人出在

佛經一若劉向實有此文也者顏氏家訓書證篇

引劉向列仙傳贊云七十四人出佛經此由後人

所屬非本文也顏氏通矣唐則向書又增破邪論

引列仙傳云其七十四人已見佛經矣辨正論內

九箴篇引劉向古舊二錄云佛經流于中夏百五

十年後老子方說五千文又引劉向古錄云惠王

時已漸佛教法苑珠林引劉向列仙傳云吾搜檢

太史藏書辨撰列仙圖黃帝以下迄于今定檢實

錄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見佛經矣破邪論

校過

李

朴子

何久長注云彭祖至八百歲猶自悔不壽恨枕高而唾遠莊子逍遙遊彭祖釋文引楚辭注作七百枕高作杖晚又引季云堯臣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歲世本云在商為守藏史在周為柱下史年八百歲崔云堯臣仕殷時其人甫壽七百年大宗師彭祖釋文獨引李云七百歲或以為仙去不死呂氏春秋淮南子皆高誘注也亦自為兩說呂氏情欲篇雖有彭祖注云殷之賢臣治性清靜不欲於物蓋壽七百歲執一篇彭祖以壽注云壽蓋七百為欲篇其視彭祖也注云蓋壽七百餘歲淮南子說林訓彭祖為天注云彭祖壽八百歲不早歸故以為天宋書樂志魏文帝西山歌云彭祖稱七百悠安可原其不同若此抱朴子對俗篇引彭祖自言天上多尊官大神新仙者位卑所奉事者眾故不足役於天而止人間八百餘年釋滯篇云彭祖為大夫八百餘年然後西適流沙極言篇云彭祖逃殷時七八百餘年非為死也又引黃石公記云彭祖去後七百餘年門人於流沙之西見之非死明矣

神仙傳云彭祖顓頊之元孫殷末已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老殷王聞之以為大夫藝文類聚引云已七百餘歲史記楚世家正義引云殷末已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老遂之流沙之西非壽終也今案抱朴言為大夫八百餘年仙傳又言為大夫時還獨行或數百日或數十日則為大夫甚久史記正義以為七百六十七歲之流沙其年誤也世本云在商為守藏史在周為柱下史年八百歲以殷周言之其年已足神仙傳止言至商而上溯少遇大戎之亂流離西域百有餘年不言及周蓋世本合彭祖老聃為一人而仙傳分之楚辭補注引神仙傳有及周非其本文列仙傳云彭祖陸終氏之子歷夏至殷末八百餘歲亦不言及周漢書王褒傳注文選孫子荆詩注劉孝標論注俱引列仙傳作年七百則怪其長年斟酌減之非達識也分言之者列子力命篇云彭祖之知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論語皇義疏云老彭年八百歲故曰老彭水經護水注云彭祖國今彭城有彭祖樓下有彭

祖冢彭祖長年八百綿壽永世亦有冢者示元化
 之極續漢書郡國志武陽彭亡聚注引益州記云
 下有彭祖冢下有彭祖祠蓋彭祖入蜀示終途人
 為之冢其國亦為之冢浙江通志云彭祖墓在臨
 安縣東南十里大滌山天柱峯下嘉靖臨安志彭
 祖壽八百故號其山為八百山昔錢鏐禦黃巢臨
 安兵屯八百里即此地也俗飾典故知死非其實
 冢不足據門人又遇之流沙之西單言彭祖之事
 核其年已八百餘莊子大宗師云夫道彭祖得之
 上及有虞下及五霸則三代時人言合世本仙傳
 兩說論語述而篇老彭初學記引鄭注作老聃彭
 咸釋文引鄭云老聃彭祖也鄭注曾子問老聃云
 古壽考者之號與孔子同時經師亦云老即彭祖
 神仙傳言老子或隱或見彭及殷末老即生殷時
 大戴禮帝繫篇言彭祖母孕而不育三年啟其左
 脅六人出焉神仙傳記老亦同佛書言佛生啟母
 右脅又彭適流沙老傳化胡僧徒極惡老子化胡
 之談釋法顯佛國記言佛生當殷年道宣感通記

事

復

言夏桀時見佛則是彭祖少流離西域百餘年正
 當夏時及復入中國又之流沙是為殷世至周敬
 王時又入西戎化胡是彭老化為六佛之三其
 事至確其基至美僧徒不當諱也迨後轉世為釋
 迦文佛則已西漢末矣墨子所染篇呂氏春秋當
 染篇均言舜染于許由伯陽呂氏本味篇言堯舜
 得伯陽續耳然後成尸子舜之七友有伯陽周語
 伯陽父史記集解引唐固云周柱下史老子也伯
 陽上及舜下及幽王又史記五帝本紀云彭祖自
 堯時舉用楚世家云陸終氏生子六人三曰彭祖
 逸周書嘗麥解云其在啟改作殷亦疑之五子凶
 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畧竹書紀年云
 啟十五年彭伯壽率師征西河大戴禮虞戴德云
 子曰昔商老彭及仲虺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伎
 之教庶人漢書古今人表老彭仲虺相接則商初
 之史記楚世家云彭祖殷之時嘗為侯伯殷之
 末世滅之正義引外傳云殷末滅彭祖國案鄭語
 韋昭注云彭祖後世失道殷與而滅之據彭祖

合百

國名大彭鄭語云彭姓彭祖則商滅之質言滅彭祖非其後世矣云滅者彭祖逃去國絕不嗣時彭祖為大夫以外諸侯入為朝臣世本言為守藏史是其兼官如後世之領職不害其爵之尊也商滅之者史言殷之末世對仲虺時言之非謂紂時也國語注有經師緒言言後世失道者即末世政教官教伎教之失言殷復興滅之者謂是盤庚時神仙傳言殷王使采女從彭祖受其道行之有效欲殺之以絕其道彭祖覺焉而逃去今漢書藝文志房中有盤庚陰道二十卷是其證三書所言合也彭祖既逃又示終或記彭祖六月三日終其舉樞日社兒六十人皆凍死僧徒又詆其祖師言彭祖餌雲母御女凡數十娶晚妻鄭氏妖淫敗道而死非壽終也謂其說出司馬彪彪無此語惟黃山君彭祖傳言殷王不能行彭祖之道得壽百三歲後得鄭女妖淫失道而殂僧徒誤讀之謂是彭祖且以鄭女為鄭女耳彭祖自舜至盤庚時八百五十餘年其事見大戴國語漢志顯然盡在入周則為

山請錄

夫

老子為伯陽父為柱下史隨東遷閱五霸下至敬王四十二年上溯堯舉千八百年再適流沙開元占經乾象通鑑并引風俗通云太白星精黃帝時為風后堯時為務成子周時為老聃論語稱老彭述而不作神時變化自可置之其自舜至盤庚長年之說典籍可徵非奇異也史記陳杞世家索隱云舜記敘彭祖彭祖墳典不載不知太史公意云何檢大戴禮五帝德云堯舉舜彭祖而任之又帝繫及鄭語莊子列子荀子修身後編呂氏楚辭世本皆言彭祖不知司馬貞何處得見墳典知其不載其兼謬與妄者則路史及注路史云彭祖以樹雉養性事放勳壽七百六十七注云彭祖傳言三百歲已謬或言七百或言四百皆妄正文七百六十七正出彭祖傳乃為殷大夫年也今截此一語屬之堯時下又無文深可怪歎注言三百已謬四百皆妄自古無此二語惟傳言殷王年百三誤作三百彭祖教人益壽可得四百八十歲注皆誤讀之又落去八十字又以仙傳四十九妻五十四

三五五錄 請廢佛法表

十三

校

校

校

子為妄案南史梁宗室傳下云映見鐘陵老人顧
思遠問之百十有二歲凡七娶有子十二百十歲
七娶則彭祖七百六十七歲之前正當四十九妻
路史以父子雜集一書遇事評斷謂古人皆妄元
盛如梓老學叢談云一前輩言路史不足觀僅
可糊壁其語甚失忠厚之意然其評甚當也
梁章鉅曰列仙傳載彭錢之言曰上士別林中士
異被服藥百裹不如獨臥按俗以素女術出於錢
可據此語以闢其妄錢以存真葆衛為先務所謂
四十九妻五十四子者特形容八百歲之久耳非
紀實之
言也

又曰漢志所錄道家三十七部神仙家十部本截
然兩途黃冠者流惡清靜之不足聳聽而以丹方
符錄炫其神怪則名為道家實皆神仙家此亦如
黃老之學漢代並稱後世言道德者稱老子言靈
異者稱黃帝名為述說老子實皆依託黃帝也其
恍惚怪誕處為儒者所不屑道而歷代史志皆著

於錄則梗概亦不可不知竊謂道家之源委白雲
霽之道藏目錄詳注盡之道藏之菁英張君房之
雲笈七籤盡之特以詢之世俗道流恐皆茫然無
應也 紀文達曰後世神怪之迹多附於道家道
家亦自矜其異如神仙傳道家靈驗記是也要其
本始則主於清淨無為而濟以堅忍之力以柔制
剛以退為進故申子韓子流為刑名之學而陰符
經可通於兵其後長生之說與神仙家合為一而
服餌導引入之房中一家近於神仙者亦入之鴻
寶有書燒煉入之張魯立教符錄入之北魏寇謙
之等又以齋醮章呪入之世所傳述大抵多後附
之文非其本旨即彼教亦自不能別也 李文貞
謂道家從漢便分兩路魏伯陽修心性張道陵講
符法佛教亦兼此二種大約釋道二教其初亦是
隱居修道之人因他枯槁清寂巖居穴處恐招異
物之害故學些法術以禦之及其苗裔欲為表章
遂說元說怪張皇附會無所不有卻失了他本來
面目矣 歐陽公刪定黃庭經序自稱為無仙子

山請錄
曰自號爲無仙子者以警世人之學仙者也自古
有道無仙而後世之人知有道而不得其道不知
無仙而妄求仙此我之所哀也朱子感興詩云飄
飄學仙侶遺世在雲山盜啟元命祕竊當生死關
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
翰我欲往從之脫屣非所難但恐違天道偷生詎
能安此亦闢仙之詩但歐公
直以爲無朱子猶以爲有耳

請除釋教疏

傅奕

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託故使不忠
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演其
妖書述其邪法偽啟三途謬張六道恐嚇愚夫詐欺
庸品凡百黎庶通識者稀不察根源信其矯詐乃追
既往之罪虛規將來之福布施一錢希萬倍之報持
齋一日冀百日之糧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
輕犯憲章其有造作惡逆身墜刑網方乃獄中禮佛
口誦佛經晝夜忘疲規免其罪且生死壽夭由於自

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乃謂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爲害政良可悲矣案書云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於而家凶於而國人用側頗僻降自羲農至於漢魏皆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漢明帝假託夢想始立胡神西域桑門自傳其法西晉以上國有嚴科不許中國之人輒行髡髮之事洎於符石羌胡亂華主庸臣佞政虐祚短皆由佛教致災也梁武齊襄足

爲明鏡昔褒姒一女妖惑幽王尙致亡國况天下僧尼數盈十萬翦刻繒綵裝束泥人而爲厭魅迷惑萬姓者乎今之僧尼請令匹配卽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自然益國可以足兵四海免蠶食之殃百姓知威福所在則妖惑之風自革淳樸之化還興且古今忠諫鮮不及禍竊見齊朝章仇子佗上表言僧尼徒衆糜損國家寺塔奢侈虛費金帛爲諸僧附會宰相對朝讒毀諸尼依託妃主潛行謗讟于佗竟被囚執刑於都市及周武平齊制封其墓

救過

臣雖不敏竊慕其蹤

宋祁唐書列傳傳奕相州鄴人隋開皇中以儀曹事漢王諒諒反問奕今茲災惑入井果若何對曰東井黃道所由災惑之舍烏足怪邪若入地上井乃為災諒怒俄及敗奕以對免徙扶風高祖為扶風太守禮之及即位拜太史丞會令庾儉以父質占候忤煬帝死懲其事恥以術宦薦奕自代奕遷令與儉同列數排毀之儉不為恨於是人多儉仁罪奕遠且忿時國制草具多仍隋舊奕謂承亂世之後當有變更乃上言龍紀火官皇帝廢之咸池六英堯不相洽禹弗行舜政周弗襲湯禮易稱己日乃孚革而信也故曰革之時大矣哉有隋之季違天害民專峻刑法殺戮賢俊天下兆庶同心叛之陛下撥亂反正而官名律令一用隋舊且懲沸羹者吹冷壑傷弓之鳥驚曲木况天下久苦隋暴安得不新其耳目哉改正朔易服色變律令革官名功極作樂治終制禮使民知盛德之隆此其時

林凡

惑

也然官貴簡約夏后官百不如虞氏五十周三百不如商之百又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衛鞅為秦制法增鑿顛抽脅鑊烹等六篇始皇為挾書律此失於煩不可不監是時太僕卿張道源建言官曹文簿繁總易欺請減之以鈐吏姦公卿舉不為然奕獨是之為眾沮訛不得行武德七年上疏極詆浮圖法曰西域之法無君臣父子以三塗六道嚇愚欺庸追既往之罪窺將來之福至有身陷惡逆獄中禮佛口誦梵言以圖偷免且生身死壽夭本諸自然刑德威福繫之人主今其徒矯託皆云由佛攘天理竊主權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五帝三王未然惟西域桑門自傳其教西晉以上不許中國髡髮事胡至石苻亂華乃弛厥禁主庸臣佞政虐祚短事佛致然梁武齊襄尤足為戒昔褒姒一女營惑幽王能亡其國况今僧尼十萬刻繪泥像以惑

是傳

天下有不亡乎陛下以十萬之衆自相夫婦十年
滋產十年教訓兵農兩足利可勝既邪昔高齊章
仇子他言僧尼塔廟外見毀宰臣內見疾妃嬙陽
讒陰謗卒死都市周武帝入齊封寵其墓臣竊賢
之又上十二論言益痛切帝下奕議有司唯道源
佐其請中書令蕭瑀曰佛聖人也非聖人者無法
請誅之奕曰禮始事親終事君而佛逃父出家以
匹夫抗天子以繼體悖所親瑀非出空桑乃尊其
言蓋所謂非孝者無親瑀不答但合爪曰地獄正
為世人設矣帝善奕對未及行會傳位止初九年
太白躔秦分奕奏秦王當有天下帝以奏付王及
太宗卽位召賜食謂曰向所奏幾敗我雖然自今
毋有所諱而不盡言又嘗問卿拒佛法奈何奕曰
佛西胡黠人爾欺誅夷狄以自神至入中國而熾
兒幻夫摸象莊老以文飾之有害國家而無補百
姓也帝異之貞觀十三年卒年八十五奕病未嘗
問醫忽酣臥蹶然悟曰吾死矣乎卽自誌曰傳奕
青山白雲人也以醉死嗚呼遺言戒子六經名教

校過 校過 晉

去黑

言若可習也妖胡之法慎勿為吾死當俛葬奕雖
善數然嘗自言其學不可以傳又注老子并集晉
魏以來與佛議駁者為高識篇武德
時所改漏刻定十二軍號皆詔奕云
阮元浮屠說佛之教始於後漢盛於晉魏然自西
晉以前則皆稱曰浮屠或稱為佛圖佛陀雖音同
字異而字必相連在華音為疊韻未嘗但割上一
字單稱為佛也說文佛字訓為見不審毛詩論語
曲禮學記荀子之佛字皆絕無西域神人之說後
漢書楚王英傳喜黃老學為浮屠齋戒詔曰楚王
尚浮屠之仁祠又桓帝紀曰桓帝設華蓋以祠浮
屠老子使當日苟單稱為佛則詔書曷不稱佛而
稱浮屠也其稱佛者始於後漢書西域傳明帝夢
見金人羣臣或曰魏書無此傳所西方神
名曰佛此一節未可深據蓋蔚宗為宋人宋時始
有佛之稱蔚宗以晉宋以後之恒言改漢之舊語
也魏收魏書釋老志曰張騫還始聞天竺有浮屠
之教哀帝時博士弟子口授浮屠經明帝寫浮屠

魏

校

遺範又得佛經四十二章緘于蘭臺石室桓帝時
襄楷言佛佗黃老以諫魏明帝徙宮西佛圖洛中
白馬寺盛飾佛圖浮屠正號曰佛佗佛佗與浮圖
聲相近皆西方言其來轉為二音華言譯之則謂
淨覺按魏收此志所言甚明蓋佛圖二字必相連
乃成文其譯為淨覺也何字為淨何字為覺或必
相連或可倒轉未可知也而乃但割其上一字單
稱為佛訓為覺是浮屠為教本兼淨覺二義而今
但一義蓋非其本矣袁宏記佛竊謂單稱浮屠為
佛當始于晉宋之間北朝亦當在魏秦之際故石
勒時尚稱澄為佛圖澄至鳩摩羅什譯經始稱為
佛殆中國文士所改非蘭臺舊經本單稱佛也又
魏書中沙門即桑門桑門二字切音
為僧僧字不古亦晉宋人所造也
梁章鉅退庵隨筆紀文達曰嘗聞五臺僧明玉之
言云闢佛之說宋儒深而昌黎淺宋儒精而昌黎
粗然披緇之徒畏昌黎不畏宋儒銜昌黎不銜宋
儒也蓋昌黎所闢檀施供養之佛為愚夫婦言之

也宋儒所闢明心見性之佛為士大夫言之也天
下士大夫少而愚夫婦多僧徒所取給亦資於士
大夫者少資於愚夫婦者多使昌黎之說勝則香
積無煙祇園無地雖有大善知識能率恒河沙衆
枵腹露宿而說法哉此如用兵者先斷糧道不攻
而自潰也故畏昌黎甚銜昌黎亦甚使宋儒之說
勝不過爾儒理如是儒法如是爾亦不必從我我
佛理如是佛法如是我亦不必從爾各尊所聞各
行所知兩相枝拄未有害也故不畏宋儒亦不甚
銜宋儒然則唐以前之儒語語有實用宋以後之
儒事事皆空談講學家之闢佛於釋氏毫無加損
徒喧鬧耳李文貞嘗言釋氏之發大願力是吾
儒之立志要常惺惺是吾儒之主敬徧參歷扣是
吾儒之致知戒律精嚴是吾儒之力行而其實與
吾儒絕不相似凡吾儒之所宜有事者他都以為
戒如不認父母是斷愛根是揀極難處一刀兩斷
他以為人之愛都是生於習染即愛父母亦是私
心不過貪其乳哺鞠養之惠而已假如自幼無知

時養於他姓受其鞠育亦便愛他可見都是有緣之愛不若從無我中發大慈悲普度人天方是無根之愛吾儒卻說世上豈有無根的人即應從根上愛起吾儒與釋氏不同處本易見不知前輩何以都說不透見得不分明佛家以佛為轉輪王蓋以心轉宇宙實有此理猶孟子言塞乎天地之間能塞即能轉矣其言輪迴亦即循環始終之理生死如晝夜晝夜如轉輪心之起滅無時其起者即其滅者如春夏之發生即是冬間閉藏之氣非有二物二事也至謂人有惡變為禽獸禽獸有善又變為人亦是有此理便有此事但看人一日之間念慮起伏幾番為人幾番為禽獸矣輪迴之說即可以此理參之宋儒教人學聖賢先自不妄語始此是切實法門昔人有云佛言平等而乘獅坐象平何有焉道言戒殺而烹麟炮鳳殺更甚焉此儒教之所以無弊也居易錄云阿含經言人壽八萬歲時毘婆尸佛出世人壽七萬歲時尸棄佛出世下至賢劫第三尊迦葉佛出世人壽亦二萬歲

補黑

其次第四尊即釋迦牟尼佛當周昭王時年三十成道住世四十九年年上七十九耳去第三尊世尚未遠何以壽遠不滿百乎內經素問載岐伯對黃帝去上古之人法於陰陽和於術數故能形與神俱而盡其天年度百歲乃去今人不然故半百而衰則五帝之前年壽與末世無異以此證阿含經敘七佛誕妄較然乃小司馬補王皇本紀又云天皇兄弟十二人立各十萬八千歲地皇十一人亦各一萬八千歲其誕妄與阿舍經又何異哉乾隆庚子歲二藏活佛來朝供帳極一時之盛所過境內有司奔走恐後儲侍惟恐不周老弱男婦環擁蹶趨而頂禮者如恒河沙數佛軀幹豐偉方口重頤兩耳及肩笑容可掬儼世所塑布袋和尚狀時方盛夏所乘輿上有片雲覆之而行每風來塵土漲天眾咸叩頭請雨譯者代白輒見其一手疊訣口喃喃作咒倏爾雲色油油雨絲飄颺旋即晴霽灑塵而已不能久也或億兆環繞道邊不行忽如大笑聲如洪濤歎飲大眾不覺一時頓首伏

家法志
後漢書
論法身

請除釋教疏

入 跌

地道乃劃然中分輿去如飛愚婦子旋即飛行追
尾俄復圍合不能禁也至京居 雍和宮來謁者
日以千計跪而趨前自摘其帽佛俯身摩其頂有
摩而笑者有摩而閉目掩口者有摩而側首旁睨
者各示區別受者無不歡喜作禮而去京城內外
僧眾無遠近無老幼咸來參謁五體投地佛乃高
坐踞跌無少動也有淮陽僧號達天者飲酒食肉
如常人獨不往或怪之曰彼夷僧我 天朝法侶
也若且伏我我豈為若屈哉或不信於是偏袒杖
錫往及門語門者云可傳語大師某來速出迎語
人佛竟出僧曰若識我乎譯者轉告曰識得曰既
識何弗拜也佛遽拜之僧乃以錫卓地大言曰若
本不合來而竟來吾恐隻履歸時未必肉身而西
也譯者具以告佛竟投地不起僧乃杖錫出未幾
佛竟以出痘死有好事撰一對云杳杳三魂活佛
竟成死鬼迢迢萬里東來不見西歸時傳為笑柄
按宋元祐間高麗王棄家為僧號義天航海至上
疏乞徧歷叢林詔朝奉郎楊傑為館伴使至吳中

不用圖

諸刹皆飲餞如王臣禮獨金山僧了元高坐禪床
受其展謁楊驚問了元曰若亦異國僧耳叢林規
矩如是不可易如達天者古今人何必不相及哉
以又曰西番帕克巴為元時高僧傳至宗喀巴為
黃教之祖有二大弟子曰達賴喇嘛曰班禪喇嘛
達賴喇嘛位居首其名曰根敦珠巴次即班禪喇
嘛其名曰凱珠布格乎克巴勒藏與達賴喇嘛遞
相為師以化身世掌黃教者也喇嘛二字即如漢
語稱僧為上人喇嘛示寂後轉生為呼必勒罕如
漢語稱轉世化生人當呼必勒罕未出之前彼教
於佛前誦經祈禱廣為訪覓各指近似之幼孩於
佛前納穆吹忠擇一聰慧有福相者定為呼必勒
罕幼而習之長成乃稱呼土克圖以掌彼教蓋蒙
古最尊奉彼教與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行之既
久亦遂有影射牟利任意妄指或至出於一族竟
與世襲無異乾隆時朝廷洞鑒其私製金奔巴瓶
送往西藏凡藏中有轉世之大呼必勒罕命眾舉
數人名書其名置瓶中公掣以定其弊乃絕所謂

蒙古志

請除釋教疏

枚过

由

珠

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者也。俞正
 變紅教黃教論西域佛分二教曹魏時譯七佛父
 母姓字經有婆羅門種剎利種婆羅門佛衣黃剎
 利佛衣紅剎利釋迦文佛繼婆羅門佛後始衣壞
 色紅衣經律所說則由閱世增飾隋譯佛本行集
 經剃髮染衣品云獵服袈裟唐譯畧教戒經則作
 染衣法苑珠林云袈裟秦言染衣是也蓋釋迦文
 佛成道時其地方行第六佛教教師多衣黃佛白
 染衣作壞紅色其徒眾從之佛本行經云佛為太
 子時作瓶天子化作一人剃頭剪鬚衣色純赤不
 同白衣在車前行乃剎利紅教之先兆魏書釋老
 志云漢世沙門皆衣赤布後乃易以雜色牟融理
 惑論云今沙門剃頭髮衣赤布謂漢時西僧依其
 本法其後雜色則中土學佛者服也釋老志泰常
 八年十月戊戌寇謙之得錄圖真經經云佛弟子
 皆髡形染衣諸天衣服悉然是所見皆染衣法苑
 珠林云宋費崇先見福遠寺欽尼容儀端嚴著赭
 布袈裟是具儀必著赭唐支謙譯根本說一切有

石圖

部尼陀那云苾芻被盜盜被收外道認苾芻赤石
 染服其言若今冒領賊賊言外道認苾芻赤石染
 服知外道不以赤石染惟苾芻赤石染也宋趙汝
 适諸番志周去非嶺外代答並云真臘僧有室家
 者黃衣其寺居戒律精嚴者紅衣蒲甘僧則皆黃
 衣蓋真臘兼二教蒲甘則黃教也元李志常西遊
 記卷上云陰山後回紇二小城近鼈思城僧皆赭
 衣則皆釋迦文派其緇衣者中國僧常服譯經者
 就所見為存其名於經魔燒亂經云剃頭沙門以
 黑纏形海龍王經云世尊脫身阜衣分與諸龍願
 歡夷夏論云剪髮緇衣羣夷之服皆以所見推之
 四分律袈裟音義云此言赤血色衣其色濁赤然
 則或言阜緇黑者以初譯時見濁赤也宏明集釋法
 實之世名紅教為黑派亦以濁赤也
 明云吳時衣黑衣宋書言文帝時慧琳道人孔顛
 目為黑衣宰相北齊書上黨王煥傳云術士言亡
 高者黑衣由是上出行不欲見沙門以僧衣黑故
 也辨惑論云周祖以前忌黑齊宣欲誅稠禪師周

後漢書 卷之六 志

二五五 請除釋教疏

園

祖曰我名黑獺足以當之既入關中令僧衣黃西
陽雜俎又言北朝僧尼有白布法服青布袈裟是
漢西僧衣濁赤即壞色紅衣其後中土僧有濁赤
阜緇黑青白宇文周時衣黃實皆紅教也明史烏
斯藏大寶法王傳云洪武五年十二月賜紅綺禪
衣及鞵帽是釋迦文以後明以前西土皆以紅教
為正派其黃教自仍舊為一派佛本行集經教化
兵將品布施竹園品並云初利天帝釋化作梵志
身著黃衣左持澡瓶右持杖梵志為第六佛婆羅
門種師嘗與第七佛為難者侯鯖錄云唐末豫章
有觀音禪衲今天下皆謂黃袍為觀音衲觀音深
入菩提為持世之人與帝釋同願力曇摩竭譯觀
世音得大勢受記經云華德藏問他方菩薩何人
得此三昧佛言觀世音得大勢二大菩薩則觀世
音於第七佛為他方本第六佛教亦依第七佛時
婆羅門依第七佛者皆體著袈裟獨觀世音黃服
或五色衣終不著袈裟故黃教入中國者觀音為
始僧徒皆買貿然也三國志烏丸等傳注引魚豢

國

魏畧云臨兒國浮屠身服色黃髮青如青絲乳毛
青爪赤如銅此言倭像其身服色黃服是衍文此
皆言身相不應及服舍利弗問經言有五部黃赤
阜木蘭青謂之五種律衣唐西域傳濫波國言集
衣為禰黃赤不同則兼外道言之亦知五種各不
相入也那揭羅曷國言有佛損壞細氈袈裟其色
黃赤蓋年久不辨唐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著衣
法式云染作乾陀及或用地黃黃屑或復荆檠黃
等此皆宜以赤土赤石研汁和之或用棗心赤土
赤石土紫據此則西域唐時黃教以紅教福力強
盛其染黃者尚和以赤汁蓋黃教為帝釋為轉輪
聖王為梵志為魔剌利目之為婆羅門四外魏譯
賢愚因緣經二梵志受齋緣品云波羅門受八齋
其婦曰君是梵志自有戒法緣何乃受異道之齋
當語諸梵志使驅擯汝不與會同唐譯須摩提女
經三摩竭經並云滿富城梵志求舍衛城阿那邠
邸女為兒婦報曰種姓財貨足相儔匹但所事神
祠與我不同答曰我等所事自當別祠此女所事

後漢書西域傳

卷一百一十五

請除釋教疏

九

別自供奉是紅黃二教別也曩無蘭譯佛說梵志
 額波羅延問種尊經云婆羅門種初生時從口中
 出今世人反從下出死乃上天是第七佛時娑羅
 門不信剎利佛能上天也剎利之言為田主取租
 婆羅門正言為婆羅賀摩舍衛貴種其前有三佛
 福力必有大勝之時當明永樂時宗喀巴喇嘛初
 習紅教既深觀時數即會眾自染黃帽其事與釋
 迦文佛染濁赤色衣同宗喀巴乃觀世音分體之
 光化生本性不昧常在輪迴神宗時河套諸部迎
 宗喀巴派答賴喇嘛鎖南堅錯爾多歇翅之音
 嘉木索那拉至青海飲長生水部落數十萬無淫逞
 者黃教遂顯紅教弱矣大集經云佛滅度後五百
 歲解脫堅固五百歲禪定堅固五百歲多聞堅固
 五百歲福德堅固五百歲門諍堅固佛以漢明帝
 時滅度宗喀巴自立教而亦奉之鎖南堅錯與張
 居正書自稱釋迦牟尼比丘正福德之限其事至
 隱而甚顯魏書釋老志釋迦繼六佛而成道又言
 將來有彌勒佛方繼釋迦而降世以彌勒之言屢

卷一